



諸子集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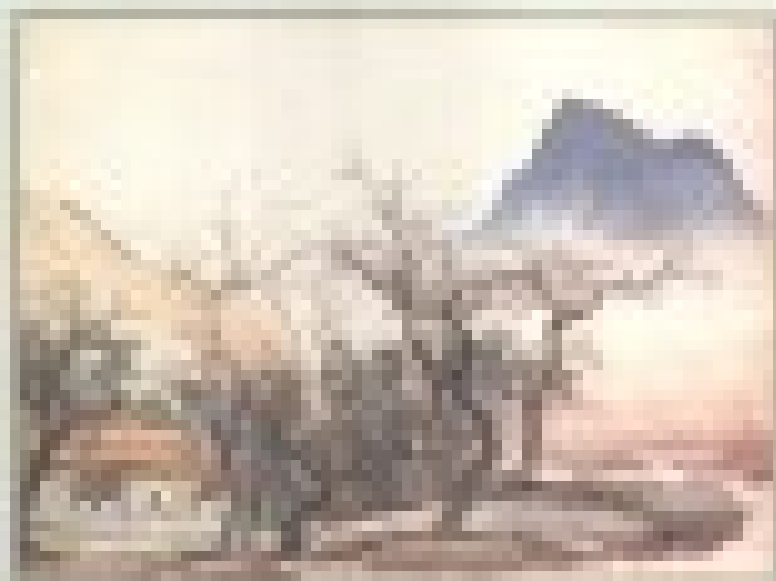
(二)

荀子集解
晏子春秋校注



諸子集成

（二）



诸子集成

第二卷



团结出版社

第二卷总目

荀子集解	1
晏子春秋校注	411

王先谦撰

荀子集解

团结出版社

8126
27-2

序

昔唐韩愈氏以《荀子书》为“大醇小疵”，逮宋，攻者益众，推其由，以言性恶故。余谓性恶之说，非荀子本意也。其言曰：“直木不待櫟栝而直者，其性直也；枸木必待櫟栝、烝、矫然后直者，以其性不直也。今人性恶，必待圣王之治，礼义之化，然后皆出于治，合于善也。”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恶，则不知木性有枸直矣。然而其言如此，岂真不知性邪？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乱，民胥泯莽，感激而出此也。

荀子论学论治，皆以礼为宗，反复推详，务明其指趣，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。其曰“伦类不通，不足谓善学”，又曰“一物失称，乱之端也”，探圣门一贯之精，洞古今成败之故，论议不越几席，而思虑浹于无垠；身未尝一日加民，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准。而刻覈之徒，诋诃横生，摈之不得与于斯道。余又以悲荀子术不用于当时，而名灭裂于后世流俗人之口为重屈也！

国朝儒学昌明，钦定《四库全书提要》首列《荀子》儒家，斥好恶之词，通训诂之谊，定论昭然，学者始知崇尚。顾其书仅有杨倞注，未为尽善。近世通行嘉善谢氏校本，去取亦时有疏舛。宿儒大师，多所匡益。家居少事，辄旁采诸家之说，为《荀子集解》一书，管窥所及，闲亦附载。不敢谓于《荀书》精意有所发明，而于析杨、谢之疑辞，酌宋、元之定本，庶几不无一得。刻成，谨弁言简端，并揭荀子著书之微旨，与后来读者共证明之云。

光绪十七年岁次辛卯夏五月，长沙王先谦谨序。

荀子序

臣先谦案：宋台州本“序”上有“注”字。

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，损益夏、殷之典，制礼作乐，以仁义理天下，其德化刑政存乎《诗》。至于幽、厉失道，始变《风》变《雅》作矣。平王东迁，诸侯力政，逮五霸之后，则王道不绝如线。故仲尼定礼乐，作《春秋》，然后三代遗风弛而复张，而无时无位，功烈不得被于天下，但门人传述而已。陵夷至于战国，于是申、商苛虐，孙、吴变诈，以族论罪，杀人盈城，谈说者又以慎、墨、苏、张为宗，则孔氏之道几乎息矣，有志之士所为痛心疾首也！故孟轲阐其前，荀卿振其后。观其立言指事，根极理要，敷陈往古，掎挈当世，拨乱兴理，易于反掌，真名世之士，王者之师。又其书亦所以羽翼《六经》，增光孔氏，非徒诸子之言也。盖周公制作之，仲尼祖述之，荀、孟赞成之，所以胶固王道，至深至备，虽春秋之四夷交侵，战国之三纲弛绝，斯道竟不坠矣。

惊以末宦之暇，颇窥篇籍，窃感炎黄之风未洽于圣代，谓荀、孟有功于时政，尤所耽慕。而《孟子》有赵氏《章句》，汉氏臣先谦案：宋台州本作“代”。亦尝立博士，传习不绝，故今之君子多好其书。独《荀子》未有注解，亦复编简烂脱，传写谬误，虽好事者时亦览之，至于文义不通，屡掩卷焉。夫理晓则惬心，文舛则忤意，未知者谓异端不览，览者以脱误不终，所以荀氏之书千载而未光焉。辄用申抒鄙思，敷寻义理，其所征据，则博求诸书。但以古今字殊，齐、楚言异，事资参考，不得不广：或取偏旁相近，声类相通，或字少增加，文重刊削，或求之古字，或征诸方言。加以孤陋寡俦，愚昧多蔽，穿凿之责，于何可逃。曾未足粗明先贤之旨，适增其芜秽耳。盖以自备省览，非敢传之将来。以文字繁多，故分旧十二卷三十二篇为二十卷，又改《孙卿新书》为《荀卿子》，其篇第亦颇有移易，使以类相从云。时岁在戊戌，大唐睿圣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。○卢文弨曰：“传习不绝”，俗间本作“传誓不绝”。“申抒”，宋本作“申杼”。“三十二篇”四字，元刻无，又“《荀子序》”作“《荀卿子》”，与诸书所引合。

例 略

嘉善谢氏校本，首谢序，见《考证》。次杨序及《新目录》，今照刊。次《荀子》讎校所据旧本，并参订名氏，影钞大字宋本，元刻《纂图互注》本，（此乃当时坊间所梓，脱误差舛，不一而足，然正以未经校改之故，其本真翻未尽失，书中颇多采用。）明虞氏、王氏合校刻本，明世德堂本，明钟人杰本。（有评点注删节。）江阴赵曦明敬夫、金坛段玉裁若膺、海宁吴騫槎客、吴县朱奕文游、江都汪中容夫、余姚卢文弨绍弓、嘉善谢塘金圃辑校。（辑诸家之说，并附所见，上皆增一圆围，以别于杨氏之注。其引用各书，不具列。）末钱大昕跋，见《考证》。《校勘补遗》一卷。案此书卢、谢同校，故郝兰皋称谢，王怀祖称卢。但谢序云：“援引校讎，悉出抱经，参互考证，遂得藏事。”是此书元出于卢，参考刊行乃由谢氏，则称卢校本者为是。卢所据大字宋本，为北宋吕夏卿熙宁中所刊，然未见吕刻本，仅取朱文游所藏影钞本相校，故间有为影钞讹字所误者，《修身》、《王霸》两篇注可证也。兹刻仍以卢校为主，依谢刻于杨注外增一圆围，全录校注，加“卢文弨曰”四字别之。据谢序、钱跋，校注亦有出谢手者，然无可区别。其《补遗》一卷，散入注中。卢校不主一本，兹亦仿其例，择善而从。

虞、王合校本，明虞九章、王震亨校，为卢据旧本之一。其引见书中者，止《王霸篇》“大有天下，小有一国”注文。兹覆检元书，尚有可采，为增入数条。此外正文及注岐异滋繁，当由传写致讹，或系以意删节，多与卢氏所云俗间本相合，既非所取证，不复称引。宋台州本，宋唐仲友与政刊于台州，即依吕本重刻，遵义黎庶昌莼斋于日本得影摹本，重刊为《古逸丛书》之一。首杨序及《新目录》，末刘向上言及王、吕重校衔名，与今本同。熙宁元年国子监劄子官衔，淳熙八年唐序，《经籍访古志》二跋，重刊杨跋。俱见《考证》。此即《困学纪闻》所称“今监本乃唐与政台州所刊熙宁旧本，亦未为善”者也。然在今日为希见之本，兹取以相校，得若干条，列入注文。其与吕本相

同，如一卷“取蓝”、“干越”之比，并不复出，以省繁文。至其显然讹误，虽与吕岐出，亦无所取。

栖霞郝氏懿行《荀子补注》上下卷，末附《与王侍郎论孙卿》、《与李比部论杨惊》二书，见《考证》。兹全采入注。

高邮王氏念孙《杂志》八《校荀子》八卷，系据卢本加案语，用宋钱佃江西漕司本、龚士离《荀子句解》本、明世德堂本参校。嗣得元和顾千里涧蓑手录吕、钱二本异同，复为《补遗》一卷，叙而行之，附《荀子》佚文及顾氏考订各条于末。叙、佚文并见《考证》。其中如刘台拱端临、汪中容夫、陈奂硕甫诸家之说，搜讨綦详，而卢校、郝注之精者亦附录焉。兹取王氏各条散入注文，刘、汪、陈、顾诸说仍各冠姓氏于首。

德清俞氏樾《诸子平议》十二之十五《荀子平议》四卷，全采入注。近儒之说，亦附著之。

考证上

除史志外，非关《荀子》书义及板本考订者不录

〔《汉书·艺文志》儒家〕《孙卿子》三十三篇。名况，赵人，为齐稷下祭酒，有《列传》。师古曰：“本曰荀卿，避宣帝讳，故曰孙。”

〔又《赋家》〕孙卿赋十篇。

〔《隋书·经籍志·子部》儒家〕《孙卿子》十二卷。楚兰陵令荀况撰。〔又《集部》别集〕楚兰陵令《荀况集》一卷。残缺，梁二卷。

〔《旧唐书·经籍志·丙部子录》儒家类〕《孙卿子》十二卷。荀况撰。〔又《丁部集录》别集类〕赵《荀况集》二卷。

〔《唐书·艺文志·丙部·子录》儒家类〕《荀卿子》十二卷。荀况。〔又〕杨倞注《荀子》二十卷。汝士子，大理评事。〔又《丁部》集录别集类〕赵《荀况集》二卷。

〔《宋史·艺文志·子类》儒家类〕《荀卿子》二十卷。战国赵人荀况书。〔又〕杨保“〔倞〕”误。注《荀子》二十卷。

〔台州本国子监劄子官衔〕国子监准熙宁元年九月八日中书劄子节文，校定《荀》、《扬》书所状。先准中书劄子，奉圣旨校定《荀子》、《扬子》。内《扬子》一部，先次校毕，已于治平二年十二月丙申纳讫。今来再校《荀子》一部，计二十卷，装写已了，续次申纳者申闻事。右奉圣旨：《荀子》送国子监开版，依《扬子》并音义例，印造进呈，及宣赐劄付国子监。准此。校勘官将仕郎、前守惠州归善县主簿、充直讲臣卢侗，校勘官登仕郎、试秘书省校书郎、前守许州司理参军、充直讲臣王汝翼，校勘官将仕郎、试秘书省校书郎、前知婺州永康县事、充直讲臣颜复，校勘官将仕郎、试秘书省校书郎、前知温州乐清县事、充直讲臣焦千之，校勘官登仕郎、试秘书省校书郎、前守相州汤阴县令、充直讲臣梁师孟，校勘官登仕郎、守秘书省著作佐郎、充直讲臣董唐臣，校勘官朝奉郎、守尚书都官员外郎、充直

讲、上骑都尉、赐绯、鱼袋臣黎惇，朝奉郎、光禄寺丞、监书库、武骑尉臣韩端彦，朝奉郎、光禄寺丞、管勾国子监丞公事、飞骑尉臣程伯孙，管勾雕造朝请郎、守秘书丞、充主簿、骑都尉、赐绯、鱼袋臣毕之翰，朝散大夫、尚书刑部郎中、充天章阁待制、同知谏院、兼同判国子监、轻车都尉、赐紫、金鱼袋臣吕海，朝散大夫、行尚书兵部员外郎、知制诰、权判尚书礼部贡院、兼知谏院兼判国子监、上骑都尉、赐紫、金鱼袋臣钱公辅，朝散大夫、给事中、参知政事、上轻车都尉、北海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三百户、食实封肆伯户、赐紫、金鱼袋臣唐介，朝散大夫、右谏议大夫、参知政事、上护军、天水郡开国侯、食邑一千户、赐紫、金鱼袋臣赵抃，推忠协谋同德守正亮节佐理功臣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行尚书左仆射、兼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、上柱国兗国公、食邑一万一百户、食实封叁肆伯户臣曾公亮。

〔又唐仲友序〕《荀子》二十卷三十二篇，唐杨倞注。初，汉刘向校讎中《孙卿书》凡三百二十一篇，除复重，定著三十二篇，为《孙卿新书》十二卷。至倞，分易卷第，更名《荀子》。皇朝熙宁初，儒官校上，诏国子监刊印颁行之。中兴搜补遗逸，监书寝具。独《荀子》犹阙，学者不见旧书，传习闽本，文字舛异。仲友于三馆睹旧文，大惧湮没，访得善本，假守余隙，乃以公帑侵木，悉视熙宁之故。《诗》曰：“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”卿不可作，其书独非典刑乎？向博极群书，序卿事大氏本司马迁，于《迁书》有三不合：春申君死，当齐王建二十八年，距宣王八十七年。向言卿以宣王时来游学，春申君死而卿废。设以宣王末年游齐，年已百三十七矣。《迁书》记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，当齐宣王七年。惠王以叟称孟子，计亦五十余。后二十三年，子之乱燕，孟子在齐。若卿来以宣王时，不得如向言后孟子百余岁。田忌荐孙臆军师，败魏桂陵，当齐威王二十六年，距赵孝成王七十八年。临武君与卿议兵于王前，向以为孙臆，倞以败魏马陵疑年，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。《崇文总目》言卿楚人，楚礼为客卿，与《迁书》、《向序》驳，益难信。据迁传，参《卿书》，其大略可睹。卿名况，赵人，以齐襄王时游稷下，距孟子至齐五十年矣。于列大夫，三为祭酒。去之楚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。以谗去之赵，与临武君

议兵。入秦，见应侯、昭王。以聘反乎楚，复为兰陵令；既废，家兰陵以终。自战国争富强，儒道绌，孟子学孔子，言王可反掌致，卒不见用。卿后孟子，亦尊孔氏。子思作《中庸》，孟子述之，道性善。至卿，以为人性恶，故非子思、孟轲。扬雄以为同门异户。孟子与告子言性，卒绌告子。惜卿不见孟子，不免异说。方说士微时好，卿独守儒议，兵以仁义，富以儒术，强以道德之威，旨意与孟子同。见应侯，病秦无儒。昭王谓儒无益人之国，极明儒效。秦并天下以力，意儒果无用，至于坑焚，灭不旋踵；汉奋布衣，终假儒以定，卿言不用而后验。自董仲舒、韩愈皆美《卿书》，言王道虽不及孟子，抑其流亚，废于衰世，亦命矣夫！学者病卿，以李斯、韩非。卿老师，学者已众，二子适见世，昼寝哺啜，非师之过。使卿登孔门，去异意，书当与七篇比，此君子所为太息！大宋淳熙八年岁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，朝请郎、权发遣台州军州事唐仲友后序。

〔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·子类》儒家类〕杨倞注《荀子》二十卷。右赵荀况撰，汉刘向校定，除其重复，著三十二篇，为十二卷，题曰《新书》，称卿赵人，名况。当齐宣王、威王之时，聚天下贤士稷下，是时荀卿为秀才，年十五，始来游学。至齐襄王时，荀卿最为老师。后适楚，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，已而归赵。按威王死，其子嗣立，是为宣王。楚考烈王初，黄歇始相。《年表》自齐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年，凡八十一年，则荀卿去楚时近百岁矣。杨倞唐人，始为之注，且更《新书》为《荀子》，易其篇第，析为二十卷。其书以性为恶，以礼为伪，非谏争，傲灾祥，尚强伯之道。论学术则以子思、孟轲为饰邪说，文奸言，与墨翟、惠施同诋焉。论人物则以平原、信陵为辅拂，与伊尹、比干同称焉。其指往往不能醇粹，故后儒多疵之云。

〔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儒家类〕《荀子》二十卷。楚兰陵令赵国荀况撰。《汉志》作《孙卿子》，云齐稷下祭酒。其曰孙者，避宣帝讳也。至杨倞，始改为荀卿。〔又〕《荀子注》二十卷。唐大理评事杨倞注。案刘向序，校中书三百二十二篇，以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，定著三十二篇。隋志为十二卷。至倞，始分为二十卷而注释之。淳熙中，钱佃耕道用元丰监本参校，刊之江西漕司，其同异著之篇末，凡二百二十六条，视他本最为完善。

〔王应麟《汉书艺文志考证》〕《孙卿子》三十三篇。当云三十二篇。刘向校讎书录序云：“所校讎中《孙卿书》凡三百三十三篇，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，定著三十二篇，皆以定杀青简，书可缮写。”《劝学》至《赋篇》。杨倞分易卷第，更名《荀子》。韩文公曰：“荀卿之书，语圣人必曰孔子、子弓。子弓之事业不传，惟《太史公书·弟子传》有驺臂子弓，子弓受《易》于商瞿。”《论语释文》引王弼注：“朱张字子弓，荀卿以比孔子。”后山陈氏曰：“子弓者，仲弓也。”唐氏曰：“向博极群书，序卿事大抵本司马迁，于《迁书》有三不合：春申君死，当齐王建二十八年，距宣王八十七年。向言卿以宣王时来游学，春申君死而卿废。设以宣王末年游齐，年已百三十七矣。《迁书》记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，当齐宣王七年。惠王以叟称孟子，计亦五十余。后二十三年，子之乱燕，孟子在齐。若卿来以宣王时，不得如向言后孟子百余岁。田忌荐孙臆为军师，败魏桂陵，当齐威王二十六年，距赵孝成王七十八年。临武君与卿议兵于王前，向以为孙臆，倞以败魏马陵疑年，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。”

〔又《困学纪闻》十〕荀卿《非十二子》，《韩诗外传》四引之，止云十子，而无子思、孟子。愚谓荀卿非子思、孟子，盖其门人如韩非、李斯之流托其师说以毁圣贤，当以《韩诗》为正。〔又〕《楚词·渔父》：“吾闻之，新沐者必弹冠，新浴者必振衣，安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！”《荀子》《不苟篇》。曰：“新浴者振其衣，新沐者弹其冠，人之情也。其谁能以己之僬僬，受人之域域者哉！”荀卿适楚，在屈原后，岂用《楚词》语欤，抑二子皆述古语也？〔又〕《劝学篇》“青出之蓝”作“青取之于蓝”，“圣心循焉”作“备焉”，“玉在山而木润”作“草木润”，“君子如向矣”作“知向矣”，《赋篇》“请占之五泰”作“五帝”。监本未必是，建本未必非。余不胜纪。原注：“今监本乃唐与政台州所刊熙宁旧本，亦未为善，当俟详考。”“五泰”注云：“五帝也。”监本改为“五帝”而删注文。

〔国朝《四库全书总目·子部》儒家类〕《荀子》二十卷。内府藏本。周荀况撰。况赵人，尝仕楚为兰陵令，亦曰荀卿，汉人或称曰孙卿，则以宣帝讳询，避嫌名也。《汉志》儒家载《荀卿》三十三篇，王应麟《考证》谓当作三十二篇。刘向校书《序录》称《孙卿书》凡三百二

十三篇，以相校除重复二百九十篇，定著三十三篇，为十二卷，题曰《新书》。唐杨倞分易旧第，编为二十卷，复为之注，更名《荀子》，即今本也。考刘向《序录》，卿以齐宣王时来游稷下，后仕楚，春申君死而卿废。然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载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，《史记》称卿年五十始游齐，则春申君死之年卿年当一百三十七岁，于理不近。晁公武《读书志》谓《史记》所云“年五十”为“年十五”之讹，意其或然。宋濂《荀子书后》又以为襄王时游稷下，亦未详所本。总之，战国时人尔，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确考矣。况之著书，主于明周、孔之教，崇礼而劝学。其中最为口实者，莫过于《非十二子》及《性恶》两篇。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据《韩诗外传》所引，卿但非十子，而无子思、孟子，以今本为其徒李斯等所增，不知子思、孟子后来论定为圣贤耳。其在当时，固亦卿之曹偶，是犹朱、陆之相非，不足讶也。至其以性为恶，以善为伪，诚未免于理未融。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说，任自然而废学，因言性不可恃，当勉力于先王之教。故其言曰：“凡性者，天之所就也，不可学，不可事；礼义者，圣人之所生也，人之所学而能，所事而成者也。不可学、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，可学而能、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。是性、伪之分也。”其辨白“伪”字甚明。杨倞注亦曰：“伪，为也。凡非天性而人作为之者，皆谓之伪。故伪字人旁加为，亦会意字也。”其说亦合卿本意。后人昧于训诂，误以为“真伪”之伪，遂哗然掎击，谓卿蔑视礼义，如老、庄之所言。是非惟未睹其全书，即《性恶》一篇，自篇首二句以外，亦未竟读矣。平心而论，卿之学源出孔门，在诸子之中最为近正，是其所长；主持太甚，词义或至于过当，是其所短。韩愈“大醇小疵”之说，要为定论，余皆好恶之词也。杨倞所注，亦颇详洽。《唐书·艺文志》以倞为杨汝士子，而《宰相世系表》则载杨汝士三子：一名知温，一名知远，一名知至，无名倞者。《表》、《志》同出欧阳修手，不知何以互异。意者倞或改名，如温庭筠之一名岐欤？

〔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·子部》儒家类〕《荀子》二十卷。周荀况撰，唐杨倞注。况亦孔氏之支流，其书大旨在劝学，而其学主于修礼，徒以恐人恃质而废学，故激为性恶之说，受后儒之诟厉。要其宗法圣人，诵说王道，终以韩愈“大醇小疵”之评为定论也。倞注多明